

## 研習心得

李彦非

“过去是一片异域。”（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如果恰如历史小说家哈特利（L. P. Hartley）所言，那么南京城的历史对于我来说正是这样的一片异域，而南京研习营中的听课、阅读、田野和讨论的经历则为了解、理解、甚至认同这片异域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在听课方面，非常幸运能够在研习营期间聆听诸位前辈学者关于南京研究的成果分享。这些研究启发我从多学科多主题的角度来认识都市空间的性质和变迁。南京城不仅存在于历史地理信息中，也存在于诗歌、戏曲、小说中；她不仅存在于碑铭文、奇趣山水画中，也存在于佛教生态、南方医药、以及才子佳人等文化现象中。对于当代人而言，“南京”还特别地显现在由集体记忆所筛选出的文化符号中。如此丰富的南京，不仅应当从文学、历史、地理、经济、宗教、医药、娱乐、绘画等专门化的方向去考察，也许还可能从以上各方面的交界处去认识。如果研习营的前辈学者们，可以就跨学科的南京都市研究进行圆桌讨论，那么我们将更有幸聆听一场大师们的对话。

从阅读文献方面来说，感受最深的是文史结合的可能性，即文学文本的解读与历史记录的考证相结合的可能性。借用田晓菲教授文本分析时使用的“说什么”与“怎么说”这两个范畴来理解，我觉得，历史记录的考证针对文献中“说什么”的部分，包括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可以考查、对比、验证的信息；而文学文本解读的对象是文献中“怎么说”的部分，是不太可能考证的感受、心理、认知等内容。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又包含“说什么”如何影响“怎么说”，“怎么说”如何影响“说什么”两个面向。举个例子，许嵩《建康实录》中载陶公侃为什么甘为人臣，因为侃曾梦到自己身有八翼，飞入八重天门，唯有第九重无法飞入，并且折翼而返。侃认为这是一个征兆，由此而克制自己谋取更大权力的欲望（第一八六、一八七页）。在这则记述中，人物(侃)、事件(不谋求更大权位)是可考的部分，而为什么事件这样发生，人物的心理如何，是不可考的部分。从文史结合的层面来发问的一种可能性是：侃不谋大权为什么要用梦境，以及梦境中命运的征兆来解释？这种解释方法反映了什么权力观、命运观、以及对人的内心构成的认识？这个认识属于侃的时代，还是属于许嵩的时代？我认为，以这样的方法来认识、解读文献，可以发掘非常大的阐释空间，以及有趣的文化史课题。

在田野的部分，研习营安排的考察南京以及周边地区古迹、遗址的机会十分珍贵，为我所关注的城市空间中文化遗产的产生、接受和利用提供了另外一个参

照系。我自己的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北方，特别是北京地区。研习营过程中，在明孝陵、明城墙、西津渡、季子庙等地看到、听到的，启发我进一步思考在这些空间文化遗产上，时间、历史、审美和价值取向层层叠加的过程，尤其是其中南北方共性的部分。例如，老门东、夫子庙等地区，大面积明清古建筑、古街巷复原与再造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研习营启发我推进我的研究课题。

在讨论方面，在研习营中，与师友的对话所带来的裨益之多，不能在此一一罗列，只能向那些花时间与我交流，耐心解答我的疑问的师长和同学表达最深的感谢。

诚如哈特利所言，过去就是一片陌生的异域，那里的人们用极为不同的方式为人处事。研习营的内容启发我思考自身与异域在遭遇中的关系。在与历史这个异域的接触中，谁是他者（包括作为历史事件的他者），他者会不会发声，研究者应持有什么样的伦理立场接触和讲述他者。特别是，当研究者与这个异域有着某种或天然（种族）或神秘（国族）的联系的时候，研究者的自觉怎样将自己假想为他者，同时又形塑了自己。这些问题，将连同对研习营的记忆，关于南京城的记忆一起陪伴我之后的学习与研究。